

# 民衆周刊

第一卷 第四期

第一週

我們都是神槍手

(吳海澄)

湘西大會戰

從談內地說起

(書楷)

從湘西戰役說到最後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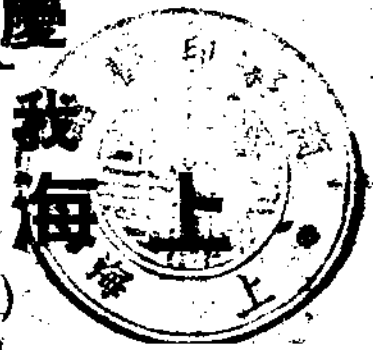
(鏡啓堯)

慶祝勝利在重慶

我海上的俘虜  
誰是天下

(蕭羣·石琪·沈寂)

今日北平



# 問題

## 美蘇之間

五洲外長會議不歡而散後，美蘇之間一直維持着一種微妙關係，有一度蘇聯上也盛傳三巨頭將重行商酌的消息，但傳聞畢竟是傳聞，一直到現在還是一紙空文，不見人下來。

蘇聯的態度對英美不無重柏林會議的決定表示相當遺憾，美國則認為「不妨冷淡他一下。」

要將這距離拉近，看起來似乎很容易，兩國

口說都是為着一世界真正的和平——也是一切弱小民族的解放——但事實上又似乎不可能。

這的人子是會想心兩國會真地由離而為見不合而開起火來，而中領的地位真是處在兩種勢力合流的地方，到那時候……

到那時候，沒有人敢想下去。

## 不自由毋寧死

安南革命黨發表這樣的宣言，大意是一黨一國死，不願受法人統治。

但統制者却依舊想藉武力彈壓，他們說那批革命黨是叛徒，是匪棍，他們勾結外人為的是破壞秩序，擾亂治安。

統治者繼續着過去殖民地主人優裕的生活，他們做慣了皇帝，對於殖民的一獨立要求——他們感着不解，那是太够使他們驚訝的事，在他們看，安南人是低能者，他們沒有文化，沒有教育，上帝註定了他們該被人統治，該被人踐踏。

為着維持他們主子的尊嚴，統治者是够想盡心思的，他們兵艦大砲不停地開過來，于是那些從前作為摧毀納粹勢力的武器現在却用來對付那批從前為他們流過血作過光榮勝利的土人了。

如果真能用槍桿鎮壓的話，那倒也是很好的辦法，可惜的是現在做慣奴隸的人却有了頭腦，他們要求獨立，而且正像過去他們的統治者大革命時一樣打着口號：「不自由毋寧死！」

你說這是怪事，奴隸們也想着要翻身了。

## 換了日本又怎樣

南洋一帶從敵人魔手中解放了以後，一般原居民歡欣真躍，他們以為從此真正可以過點太平日子了。

但當頭一棒，舊有的日子又來了，他們說「暫得一恢復舊規。」

那意思是說，做主子的應當做主子，做奴隸的還得做奴隸。

太平洋戰事打得最激烈的時候，荷蘭女皇會作過對允許荷印獨立的諾言，其他像英國對印度，法國對安南都作過類似的諾言，誰說話的日子似乎尚不太久，然而現在形勢變了，那些話成了過去，于是再沒有人提起了。

原居民算嚐了點甜味，但却有更沉重更遙遠苦難的日子等待着他們。

我們的列強當局從前都會輕斥責過日本的最

味野蠻，但現在換了你們又怎樣？

列強們對這應當反省一下吧！

## 外蒙古獨立

對於民族問題的看法，我們認為如果這民族有着相當文化水準時，他們于政治的要求是應當予以相當考慮的。

外蒙古之屬於中國已經有着悠久的歷史，但由于他們民族獨立的願望，我們仍願放棄全部利益而熱烈地支持它。

外蒙古獨立了，我們並不因失掉一部份主權而感着懊喪，相反地對於我們新國的鄰邦，我們願以盡最大的力量使它繁榮發展，我們更衷心希望，由于兩大鄰邦緊密的聯絡，能為未來世界的和平有所貢獻。

對於東南亞諸民族的獨立呼聲，我們的見解也是如此的，各民族因為地理言語種種關係，在氣質習慣上有着極大的差異，我們無理由，也無能力要求它歸併在自己的版圖內。

如果東南亞諸民族問題也能仿照外蒙古投票方法辦理，那末世界的局勢是會變得澄清起來的。

## 審判戰爭罪犯

在日本，參帥總部下令逮捕戰爭罪犯已經好久了，但我們認為還不够徹底，而且有不少當時主戰的禍魁却依然逍遙法外，轉着種種破壞的勾當。

這批戰爭罪犯如果不予以相當裁治，那末過一陣子，如果有機會他們會得死灰復燃，為未來人類的安全投下一顆暴烈的炸彈。

我們不願舉太多的例子，像近衛一流人物，他是策動中日戰爭的主犯，但現在却變成一副「民主」模樣，而且大言不慚地說這次戰爭都起源於軍人，推得乾乾淨淨！

如果我們仔細朝上想一想，我們這幾年所受的苦難是誰送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又是誰引起的？

站在中國人民立場上，我們有權要求逮捕近衛，而且我們所發遣殺人不見血的罪惡能由我國親自審治，其他盟國像英美對於對待他們俘虜的日本軍閥不是都曾經要求過單獨審判嗎，而我們為什麼又不能呢。

### 我們不願內戰

國共兩軍在山東山西及綏遠三省衝突業已擴大。導火線在熱河，似乎祇待爆發了。

內戰！打得還不夠嗎？  
八年的民族戰爭，抵禦外敵，每一個公民無不奮勇而起，是爲了不願亡國，是爲了民族的生存，是爲了「生」而戰。

抗戰停止了，子民們所受的痛苦將有酬報，所謂酬報是希望從此後天下太平，安居樂業，從此後應該是幸福，人們等待着，物價拚命往上漲，然而我們忍住了，等待着，誰知道等待的結果，却是內戰！

够了，問一問每個忠實的子民吧，他們不再需要戰爭，尤其是內戰。難道爲了黨與黨之間的傾軋，要使全國老百姓遭難？

何謂「民主」？是以民爲主。那一個黨派尊重人民主見的，誰就代表人民，也將是人民擁護的黨派，不然，必得自食其果。

### 接收問題

派往台灣的接收人員已經開始起程了，另一部派往東北的也絡繹在途中。

對於這兩地區的各種企業的接收，應當有通盤慎密計劃，而且在人才選擇上也應當有精細的研討。

台灣與東北都在敵人壓迫下呻吟了多少年，我們這着去爲的是解放他們，如果再做出一番好榜樣，我們又怎樣對待那批在水火中熬煎的自已同胞。

和平後，由內地派得各收復區的接收人員，雖然誠忠守職的不在少數，然而給一般民衆的印象似乎並不太佳，這當然由於少數密運之爲軍閥的原故，接收是爲着國家，而絕不應當作私人發財的工具，戰爭雖然完結，但有更繁重的工作在等待我們，生活上或許我們比以前更應當堅苦，一句話，現在還不是享樂的時候。

像目前收復區的情形我們絕不能再使它在台灣東北再演，否則如果一旦那裏的人民也覺得「今不如昔」，那對於祖國又將感着如何失望呢！

### 工人在失業中

再沒有上海情形比現在更紊亂的，工廠關門，成千成萬的人徘徊在餓餓線上。

據統計，約有五十萬以上的工人陷在失業，狀態中，這是個多麼龐大的數字。

這還僅是指一般工廠而言，其他各業尙不在內，工潮的發生，此起彼繼，一片罷工聲，最初是包車工人，以後是百貨業工人，到最後甚至黃包車夫也傳染上了。

工潮的解決在現在絕不在是加以「維持秩序」這樣官樣詞令所解決的，社會局方面，對於勞資雙方的糾紛應當有一番公正的措置，否則即是暫時復工，那隱伏的危機依舊是很大的。

衆多工人的失業主要的原由當然由於煤斤不足及交通阻斷的原故，但困難是應當用人力來解除的，我們絕不是沒有辦法，辦法是用的，問題是做的人有沒有決心。

### 物價三級跳

在淪陷區的民衆大概絕對想不到，在勝利和平以後，物價還會那末漲得利害，而且似乎跳得還來得快，一夜睡過以後，第二天再打聽，打聽行市已經有着「久隔人世」之感了。

報上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說美金的比值將從改爲一對兩千，於是市場上馬上來一番歡動，金子，美金，直錢昇上去。

等到財政部代表人講話，它就來不及了。連貧民最低劣的食糧像大餅油條也從僞幣五百元一躍而爲一千元。

其他像白報紙，漲得更更是駭人聽聞，有一天也詳報章刊物全部關門大吉，到那時候，也許物價問題也不會再有人提起了。

物價上漲當然有種種原因但爲什麼一直沒有具體抑平辦法，特別是淪陷區，他們那裏嚴望着政府之返都，而結果給他們的不是安定，而是使生活更重的威脅。

我們怎樣向老百姓解釋這些事實呢。

### 慶祝以後

兩個月來，上海人慶祝的熱烈真可以說得上「一紙前絕後」但現在事情過了，頭腦也接着冷靜下來了。

橫在眼前最緊要的事情也許是肚皮問題，如果肚皮吃不飽即使喊口號也沒動吧。

那批從前慶祝的人可能會想，如果那時候少放幾隻爆竹的話，那紙錢可能買得更多一點食糧，現在也不至於爲生活問題那末蹙眉不語了。但爆竹終於放過了，而食糧却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悲哀的也許正是這個吧。



# 我們都是神槍手

吳海澄

我們都是神鎗手。

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仇敵。

我們都是飛行軍。

他怕他山高水又深。

## 一 發動游擊戰奠定了戰勝基礎

全國民族發動的抗日戰爭，是一個中華民族歷史上最艱苦的戰爭，亦是我國家生死存亡絕續的戰爭，是正義與暴力誰勝誰負的戰爭，八年來由於我英明果敢的領袖堅苦領導，全體將士的浴血奮戰，舉國同胞的同仇敵愾，即邦諸國的人力物力大量支助，終於使殘暴無理的敵人，自受到應受的懲罰；屈膝求和，從苦難中獲得光榮輝煌的空前勝利。

但是最後勝利，決非倖至，必須具備必勝的條件，與堅持必勝的信念，我們當前的敵人，是一個蓄有六十年滅亡全華稱霸東亞野心而具有優勢裝備的帝國主義，戰事發動後，不惜傾全國之兵力，入侵我國土，短期間滅亡中國，以遂其素志，但當時我國以準備未充，倉卒應戰，以劣勢的軍裝，吸引了優勢配備的敵人，使其深陷大陸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敵人希望的是速戰速決，想從中日戰爭中不戰而勝，保存實力下結東之，再謀發動其南進制霸東亞的政策，結果，因為中日戰爭的羈絆，雖是二次歐洲大戰這樣一個侵略的好機會，只好眼望着輾轉的放過了，假裝着守中式就是預謀發動的太平洋戰爭，遲之又遲的延誤了三年，筋疲力盡祇好來一次大冒險與投機。

我們有廣大的領土，無限的人力與物力，利於長期的持久的戰爭，以消耗敵人，打擊敵人，守住了點線，不敢出擊的敵軍，在我全面控制中使其懼不敢動，尤其南嶽會議後決定的變換，戰略游擊戰的採取，訓練出成千萬的游擊幹部，而奠定了今日煥然無比的戰蹟。

## 二 湯將軍在南嶽

南嶽一游擊幹部出身的搖籃地，位於衡山山脈的頂峯，面臨湘水，上有三十六峯，重巒疊障，形勢天然，其時正敵人由大鵬灣登陸，廣州淪陷，一方溯長江西上，侵武漢，夢想打通粵漢，進窺西南的當兒，舉國形勢，岌岌可危，我最高統帥部，召開會議，部署了新的戰略，使大局轉危回安，指出了游擊戰，重於正規戰，政治重於軍事，設立西南游擊幹部訓練班，會議地在南嶽！游擊幹部的生長地也在南嶽，可見南嶽地方真是個復興民族富有歷史性的名區。這次擔任實際訓練責任的，就是死守南口血戰於今日衛戍京滬的湯總司令，那時他做我們的教育長，湯氏秉承了領袖的意志，從前方趕回到南嶽來訓練同學，他興奮極了，他盼望同學個個能專心學得精深的游擊學識與技術，好出去打擊敵人，他與我們共同生活，共同練習，吃的是糙米飯，睡的是稻草鋪，你不對的時候，他責罰你，和敵父之責子，但溫柔的當兒，似慈母之愛惜幼兒，天寒了，他在半夜逐間宿舍來巡視，沒有蓋好被



# 由湘西戰役說到最近勝利

沈吟先



## 作者介紹

沈吟先，陸軍第一二一師三六三團團長，兩月前由衡州乘機率國軍進駐本市，饒團長在過去八年間，曾參與無數次戰爭，英勇的「草鞋兵」即是山饒團長領導而普遍為國人讚論的，饒團長不但是位卓越的軍人，且擅長文墨，過去作品常發表于內地各大報章，文筆犀利，今經本刊熱烈要求持尤于軍務之暇撰成此文，值得向讀者鄭重推薦。

赴戰情緒，熱情真不亞海誓之威。

敵在九四軍未判戰場前，即經武岡而陷武陽且已憑險固守第五師在萬山嶺崎嶇險峻的村鎮中，與敵遂行戰鬥，他們的英勇，終將敵人守必固。

## 一 湘西形勢

芷江！這一個千萬萬軍情重鎮中的山城，它在戰爭大時代中，暴露輝煌，它的命名，不但在國人口中常常聽到，連盟邦朋友，對它也留下了永不會忘却的印象。它生在沅江左岸，湘黔公路貫通其間，是一個萬山叢中僅有的平原，自長沙桂林淪陷後，它即由次要的飛機降落場，成爲中原戰場中航空軍的龐大基地。

湘西有了這樣一個同盟國的航空基地，中國戰區的敵人，遭受了意想以外的威脅，在中國大陸上企圖狼奔豕突作最後之孤注，略取湘西，控制大西南，倘敵遂攻佔芷江，則川黔門戶洞開，不特可以減少盟邦空軍對敵的威脅，且即增大我抗戰首腦嚴重的危險性，敵必攻我必守！當時的湘西，成爲敵我國運與替民族存亡的轉捩，形勢重要一般可見。

## 二 湘西戰鬥概要

正當同盟國在舊金山會議時期，敵犯湘西即開始，序戰起於四月中旬，由，賈（慶）漢（江）路前進敵人，在我陸軍總部誘敵深入的作戰指導下，很短時間，他們便宜的越過了桃花坪，進迫到洞口。由衡陽，全州聯合的另一主力，居然也陷新寧，宜武兩並佔據了武岡西北的武陽，在湘黔邊境的廣大民衆，他們呈現了形勢險惡，朝夕不安的恐懼啊！

這一個八年來毫無暑日的夏天，已進入榴火炙紅的五月，中國許多部隊，從天飛降芷江，在昆明，湘西的天空上，鐵鳥振翼，無晷無夜的忙碌，這便是趕來阻擊敵人正面戰鬥的一支軍隊，另一部隊，便是在戰勝功高湯恩伯將軍指揮下的九四軍，他們是在二千里以外的鄂西馳來駐節湘黔邊境的部隊，黃平，鎮遠三橋一帶，是他們開難起難苦訓練的場合，這兒是湘黔，及黔桂兩路的交點，敵人將陷新寧時期，桂穗路上帶月披星，颯風宿露的九四軍官兵與命急赴百里兼程指向武岡敵側邁進。李，朱，李三師於烈日炎威下，先後經天桂端縣入戰場，官兵們的狂念紛碎！

經過六日的激烈戰，武陽即告攻復，頑敵死傷枕藉其地和馬損夫甚鉅，第一二一師用神速果敢行動先遣三六三團向敵超越追擊，在武岡東北的

龍門附近，捕獲步炮連合千餘的敵人展開包圍戰，越時三晝夜，把那困難的頑敵，聚殲於雷祖嶺上遍野屍橫滿山槍炮，收繳戰場俘獲，輸送兵備增補了！再來是三六一團高沙市的略奪戰三六三團鳳神寨的強攻，第五師又來個靈泉山的驅逐，暴敵頻受重創，最後是花橋的追擊一二一師陣亡了三六一團之團長，敵更傷亡聯隊長以下二倍於我團的兵力。

以芷江機場為攻路目標，敵人在中國大陣最後的大規模攻勢，終因左翼遭受殲滅的慘敗，桃花坪方面的主力戰，亦只好快打收兵，狼狽的回到老巢去了，二場惡戰，敵以棄甲敗兵而結束。

### 三 桂林形勢

山石矗立如奔筍，層巒棋佈在廣大的平原上，大溶江盤環其間是一個海濱形的岩山地帶，它便是盛名極著「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桂林這一個西南的重要都市，它是武漢轉進後，國防工業及中國文化的集居地，東出湘粵，西屏黔浙更有空軍基地所在，湘北的數次大捷，粵中不斷打擊敵人，憑藉它的支撐不小，寒冬被敵猛犯所陷後，抗戰形勢瀕於極危現象，桂林得失，舉世懷念！

### 四 桂林攻擊戰的概要

美國朋友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勝利頻傳，我們要配合盟軍攻勢，參給暴敵在中國大陣上作有力的反擊，這樣去收復失地，達到最後勝利完成抗戰目的，緊跟着湘西大捷後發動了反攻桂林戰。

這一個反攻戰的行動主負責是九四軍，七月四日於靖縣開始，經通道龍勝沿桂越路前進，四三師行正面攻擊，一二一師作兩翼迂迴，第五師預備追擊戰鬥，自一二七團強攻龍勝之丁岑界開始，三六一團宛田大嶺的攻擊，三六二團靈川之磨石嶺的攻陷與岩山圩的大捷，三六三團上下涂寨之夜襲突破桂林長蛇嶺之襲取及不斷的爭奪與雷家之決戰，各部隊在預定的作戰指導下不斷殺敵，越戰越進，二十五日克復義甯，二十八日即將桂林克復，這便是反攻第一擊，各城重鎮的規復。

### 五 由湘桂戰役說到最後勝利

敵人投降後，我們常聽到上海的許多人以勝利陡來云於口，只以為原

子炸彈，蘇聯參戰，才是敵人的投降因素，這種想法和論調，他們不是毫不相信自己國軍的忠勇必勝的力量，而是他們在安樂窩裏，對國家力量的消長，敵我戰力的強弱，及我軍素質的進步，不但有所瞭解，而且是真不知聞的，尤其是內地歷年戰地裏軍民，茹苦含辛，困而忘家，戰而忘身的史實，淪陷區的民衆在暴敵奸偽於鉗制新開喉舌，掩蓋國民耳目的制度下，這一類消息可能，是完全隔膜啊！

這肥得敵人在太平洋節節失利之際，他們曾作萬不得已，一離本土轉移中國大陣與同盟國作長期周旋的打算，他這種也富有可能性的計劃，實行與否？只有中國軍隊有否反攻力量？是他唯一的答案。當蘇聯宣戰時期，敵應重行考慮他可能性的計劃待第一顆原子炸彈臨他本土時，他應由考慮與計劃，而進入問題的答解了，我們的湘西大捷告敵入中國軍隊已有一「守必固」的信念，桂林光復又給敵人認識我們有一「攻必克」的精神，中國軍隊守必固，攻必克，便是暴敵考慮，計劃，問題圓滿的答案。

猶憶我們鄂西轉戰時期，那一帶軍民合作的情緒，會使人想到而感慨涕零！每當激戰時打仗當然是軍隊，運糧運彈和運傷兵，大都都是人民，他們不分男女老幼，自帶口糧或極簡軍服具背負彈藥赴山越嶺擊斃敵萬餘的險道，肩挑糗糧，歷血肉橫飛彈雨槍林之陣，人民不當有的危險，應齡老弱，小脚老嫗，和十二齡的男女小孩，都爭先恐後的幫助國軍，擔任糧彈運送。有被敵人炮傷死亡，和因疾疫凍餓，不及拯救者，而民衆自身均存共赴國難之心，至死亦無怨言之言，更加士兵目及民衆痛苦，節食艱濟的事亦常發現。另一方面軍隊以野菜充飢營養不足的現像，非常普遍，大家在極艱苦中對民衆猶衣就食，有勝家人子弟：真是八年來抗戰的軍民，不知歷盡了若十人間苦況，而軍民互助共赴國難，其存者絞盡腦汁，流盡血汗，已殺者抽幾許之頭顱，酒無數之熱血，始造成今日勝利之曙光也，此豈艱難事仇奴顏婢膝於日寇邪靈下！渾渾噩噩之漢奸，國賊，偽軍，順民，所可知其顛末哉。

幾日來多數人都會看到血濺巴丹島，會師柏林這一類的影片，它是供人觀賞的銀幕劇情，但是在每一個戰場上軍隊人民身歷其境的真情實況，他們在戰爭火線中遭受的殘暴，放云較之影片有過之而無不及，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戰最久，犧牲最大，痛苦最深，應算是中國，以此種代價而獲今天的勝利，是徒然倖致嗎？或應認為是理所當然而勢所必然呢？

吾人欣臨最後勝利已得，因應本不驕不餒的精神，去認識其中的因素，相信人家是美德，相信自己，尤其是不能缺少的條件，我們也應虛心檢討，在八年抗戰期中，無論是軍隊或任何方面，都有若干缺點，這些缺點我們得從相信自己做起，去多謀改善和補救，領袖昭示吾人：「此後建國工作比抗戰還要艱鉅」！我們唯有加倍拿出抗戰中每個集體或個人努力的程度，躬自檢討而自信，去共同進行這一艱鉅的建國大業吧！

# 慶祝勝利在重慶

本刊重慶  
特約記者 芹 君

八月十日，下午六時餘，無線電中，放出了這樣的聲浪，「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立時「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一傳十，十傳百，到處聽到了這樣的聲音，傳話的人臉上充滿笑，聽話的人也立刻展開了笑臉「真的？日本投降了？」「真的，投降了」「投降了」「哈哈」千千萬萬的市民無論誰也不能再留在家中，不約而同的擁到街上來，更不能仰制自己的笑着，歡呼着，朋友們見了面，更是熱烈的握手，喊着「恭喜恭喜」不一會，街上車輛的吉普車載着美國兵出來了，他們都挑起大拇指，在市民的歡聲中，更發狂的呼喊，一大卡車，一大卡車的中國人，也在歡呼着駛過街頭，道內的商店，每家都忙着燃放起鞭炮，海濤似的歡呼聲，熱烈的鼓聲，驟然炮似的鞭炮聲，立時掩蓋了整個黃昏中的山城。

天黑了，街上愈來愈熱鬧，上清寺的十字路，擠滿了人，有七八個警察在指揮交通，幾個美國人從酒店裏醉醺醺搖擺着出來，跌倒了又爬立起來，口中不斷的喊着「頂好，頂好，」其中一個軍人，揀起了報館門前懸掛着的聯合國國旗，抱在懷中，發狂的笑着，吹着。一個更以酒瓶打碎了一家商店的玻璃，羣衆在大聲的笑着，店家的老板也沒敢敢起笑容，只是改變了味道，由甜而苦。中美年青的朋友，不分男女，結隊的攜起手，健步的走過街頭，各各滿面寒風口中高聲的唱着「聯合國勝利歌，」在鞭炮的火炮和

歡聲中街頭。無數的兒童，一面燃放著鞭炮，一面喊着「日本鬼子亡國了」「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國的軍人，也是成羣結隊的走出營房，有的乘了卡車，有的步行，夾雜在市民歡呼的隊伍中。新入伍的志願知識年青軍，每團由團長的臨時召集，立刻聚在廣場上，「日本投降了，」這樣的聲音喊出了以後就是一片雷聲的歡呼，彼此熱烈的握起了手，有的擁抱起來，「我們是勝利了」「日本投降了，」八年的抗歸是勝利了！二時更喊起口號「擁護我們的最高戰終領袖」「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一個東北孩子，笑聲嘶啞般的喊出「收復東北失地！」接着便是大眾歡呼的附合聲「收復東北失地」「收復台灣」「收回我們所有失去的領土呀！」每個年青的孩子快要笑出來了！笑容滿面的臉上，染上了淚痕，「我們不能親手去殺我們的敵人嗎。」「我們要他償還我們的血債呀！」都熱情激動地出來。一組組的士兵，參入羣衆的遊行中，一面走着，一面大聲的唱着「義勇軍進行曲」雄壯威武更給街頭上增加了不少聲色。

市區隔江的南岸，開始時，是靜悄悄的，和往日一樣，天黑七時以後，大家都在奇怪了！爲什麼對面城裏的鞭炮聲不停呢？燈光這樣亮？聲音這樣大？「日本投降了嗎？」過江線的電話，立刻忙了起來，「真的呀！日本投降了！」「投降了！」「投降了！」傳。傳，每個人也是趕忙着走出來，要急忙着以歡笑的面容來見大家，

同時也要看看大家更歡笑的面孔。如是山上山下，充滿了人，上下響應的歡呼着，熱烈的握手中「我們是勝利了」「我們該回家去了！」「回上海」「回漢口」……夾雜着這樣的聲音。山上各處燃放起鞭炮，沿江的民船上也隨後燃點起來，「劈拍」「劈拍」的聲音振動了整個山谷和江面，槍聲與回聲雜在一起，歡呼聲和鼓掌聲混在一處，搖撼了整個的山。

九月二日，日本正式簽降。在未簽字的前幾日，政府組織了陪都各界慶祝勝利大會籌備會，決定獻金四億元，作爲勞軍用。九月三日舉行全市遊行大會，四日晚火炬遊行。

同盟勝利，世界和平，普天同慶，四海共歡。九月三日，上午八時半，中樞於國民政府花園，遙祭中華民國創造者 國父孫總理陵寢。蔣總裁主祭，中央委員，國府委員及各院部長官陪祭。到會者文武官員一千餘人，典禮隆重舉行，恭讀祭文，獻花，遙向致敬最敬禮三鞠躬，禮成。於九時整，在堂舉行慶祝會及 國父紀念週，典禮於和平之聲中開始全體首向 蔣主席祝賀三鞠躬，蔣主席致詞，首先緬懷 國父諸先烈及死難軍民，次指示內政急務，最後說明建國基礎，在國家統一，政治民主，以謀取國際和平，促進世界繁榮，任重道遠，願各努力。講畢，全體高呼口號「抗戰勝利萬歲」「蔣主席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禮成。是日的國民政府禮堂和花園，佈置得光輝奪目，聯合國國旗，到處迎風飛舞，驕



壁上遍綴了紅色梅花，象徵着和平，忍耐，堅韌的精神，無數大小藝術的V字，各處標貼。標語是「集中革命力量」「發揚民主精神」完成建國使命」「維護世界和平」在松柏枝及彩綢的掩映下，人人滿面春風，衣飾整潔，蔣主席戎裝佩劍，胸襟動章燦爛，於輕快的樂聲中步入禮堂，會後更笑悠悠的迴旋於各委員中，面孔上露出了內心十足的愉快。

同樣是九月三日的清晨，轟轟……禮炮鳴一百〇一下，同時，各電力公司，各公廠，汽輪及一切公私各工廠鳴汽笛，教堂鳴鐘，軍隊，高射砲隊鳴砲，各商店住戶鳴喇叭。市民紛紛走出街頭，各各都是滿面含笑，三五結隊，說說笑笑的隨着人羣走着，各機關學校商店都放假一日，街上的人也就顯得擁擠起來。看到的是笑臉，聽到的的是笑聲，一時萬人空巷，都聚集在幾條熱鬧的街上。街口處聚起松柏枝的牌坊，上面點綴着五色紙作成的花朵標語都是「抗戰勝利」「慶祝勝利」「普天同慶」「世界和平」等。各處飄揚着中，蘇，英，美聯合國國旗，或是鮮明的中國國旗，商店的門口，有的懸起了大型的紙燈有的結起彩綢，多數都是作成了各種V形的裝飾，八時餘，市民紛紛趕到廣場，準備參加陪都各界慶祝勝利大會典禮，廣場四週遍插同盟國國旗。主席台爲豪華式，頂端飾一大形紅色V字，上有數電燈，V字之上，置一時代齒輪，中有活動地球一個，不斷旋轉上空「世界和平萬歲」六字，儀臺的中段，懸掛中美英蘇四國領袖肖像。主席台就在其下，台週也以小型V字圍成。由國民參政會主席團莫德惠主席，致詞後有榮譽

軍人代表講演，大意今日能參加此慶祝勝利大會，感到高興非常，我們雖曾爲國家流血，殘體傷目，但與陣亡將士爲國家犧牲性命相比，猶有愧色，今後但願雖殘不廢，爲國家繼續效忠。又有抗戰軍人家屬代表胡氏講演，胡爲一年滄花甲的老婦，一步步上台來，一時掌聲四起，略云「我們的丈夫兒子都去爲國家效命戰場，死者爲國家捐軀，生者亦當負起建國重任。」大會更通過立時拍向國民政府主席，盟邦領袖，抗戰將士，太平洋盟軍，抗戰軍人家屬，及收復區同胞，致敬六電報呼口號後散會。是時從中興路，較場口，到都郵街，民族路，過街樓，林森路，成千成萬的市民已匯成了一個奔騰的人海，是在等待着蔣委員長檢閱，想要瞻仰他的市民，雖然已經了幾個鐘頭，但熱烈興奮的情緒驅走了疲倦千萬隻眼睛看着中央路翠綠的和門，心裏都在想着「快出來了！」

來了！是在十二點鐘的時候，前面警衛組的摩卡車，有幾輛駛出和平門，接着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大旗出現了！綠色的小敞車隨在後面，立時爆發了如雷的歡呼，委員長坐在車上，笑容滿面，披着戎裝不戴軍帽，車行甚慢時舉起右手向歡呼的羣衆答禮，同車者爲代參謀總長程潛。當委員長的車經過盟友隊前時，美國軍人，英國軍人，美國婦女服務隊隊員，都向委員長歡呼致敬，委員長頻頻點頭，高高舉手，表示謝意。後面有十餘輛小卡車，坐着馮玉祥，白崇禧，戴傳賢，吳鐵城，陳誠，陳果夫，谷正綱，賀耀組，方治諸長官，他們同樣是興高彩烈，滿面含笑點頭回禮。十二時三十分 蔣委員長車經民族

路，過街樓，林森路，回軍委會。於是極壯觀的遊行行列開始蠕動了！

四萬多人構成的遊行行列，由國旗，軍樂的爲前導，後面是中美英蘇同盟國國旗隊，萬國國旗隊，聯合國國旗，大型國父遺像 蔣委員長肖像，盟國領袖，後面是二輛卡車，前面一輛是斷肢殘足的榮譽軍人代表，後一輛是孤寡婦孺的出征軍人家屬代表，其後爲盟軍盟友車隊，各爲政，軍，學，商，機關代百隊，後面隨了是帶龍醒獅隊，再後則爲臨時加入的百萬市民隊，遊行路線，沿林森路，陝西路，過街樓，打銅街，民族路，民權路，民生路，中一路到中二路，隊伍進行時，有軍樂聲，鞭炮聲，鑼鼓聲，歌聲，笑聲，喝吶聲，構成了一支大的交響曲，似乎迸出了八年來所受的苦難，許多人感動得落下淚來。

盟友在吉普車上，接受着市民對他們「頂好」「頂好」的歡呼，他們更是大聲的笑，高興的叫，一時吹起口哨，又一時唱着歌，更以右手的食指與中指伸成V字形，一路向歡呼的人羣，舉起了手，表現他們更大的歡欣。

最受歡迎的要算行列中的車隊，每個卡車代表一個團體，各各的裝飾都是不同，有的用厚紙裱成醒獅，有的用厚紙糊成坦克，軍艦等等各樣作爲外形，有的糊成天下第一關，有的是北平的前門，一個車上鋪滿了鮮花，中間着一個自由女神，有的用彩油畫出了日本天皇的頭，舉起雙手構成V字形，表示投降，其中最受歡迎的是甘肅油礦局的卡車，車上裝飾一副開採石油的機器

(下接第十四頁)

# 非我士在俘俘據營口

薛日登著  
汪波譯

我們有沒有從母國收到錢和其他供給，很難猜測。他們不能供給我們日常用品，如烹飪器具，鐵釘，任何種木器傢具等集中營內一百零一種必需品。如若需要修練，我們不單要實行它，而且還得買那些必需的材料，或在營內算尋原料。他們怨恨地付修練錫子，修練的費用，而向我們借錢，一年後當那鈔票不值錢時還我們。在戰爭結束時，他們仍舊欠營內七萬元。

這些有趣的人們時常責罵，然而從不提出意見，在日本官長抵達時，他們要我們洗刷，但他們不供給我們刷子。在初，一些掃帚和拖帚與以施給，而這情形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沒有清潔用具給我們了，那些日常必需品如掃帚拖帚，畚箕，洗衣盆，肥皂，抹布等。

存在集中營銀行裏的錢，不能自由使用，完全受人控制，當他們知道我們有多少款子在銀行裏時，他們命令我們用這些錢去買日用品，這些日用品應該是由他們供給的。

在俘虜營內，有幾個人是無辜的爲什麼日人囚禁他們，我們不能說所以然沒有任何東西供給這些人，有一次其中一個無辜者負擔了一筆不能逃脫的醫藥費二十五萬元，日人平靜地從我們存款上提出來去支付這筆賬了，換一句話說，他拿英國，美國，荷蘭政府的錢付非英，美，荷蘭人之賬。

由此可見，日人在俘虜者身上發了一些小財。那卑鄙小人的種族不單不能供給被俘者日常之必需品，而且，每個機會，他們從被俘者身上搜括去所有的東西。已經指出，我們如何被強迫向日人包辦者出高價，又經過長期的延擱購買貨物。在冬天，我們所有的人全凍餓，尤其是孩子。日人的衛隊整天坐在火爐旁，把多下來的煤竈用去

坐小時暇閑內營在者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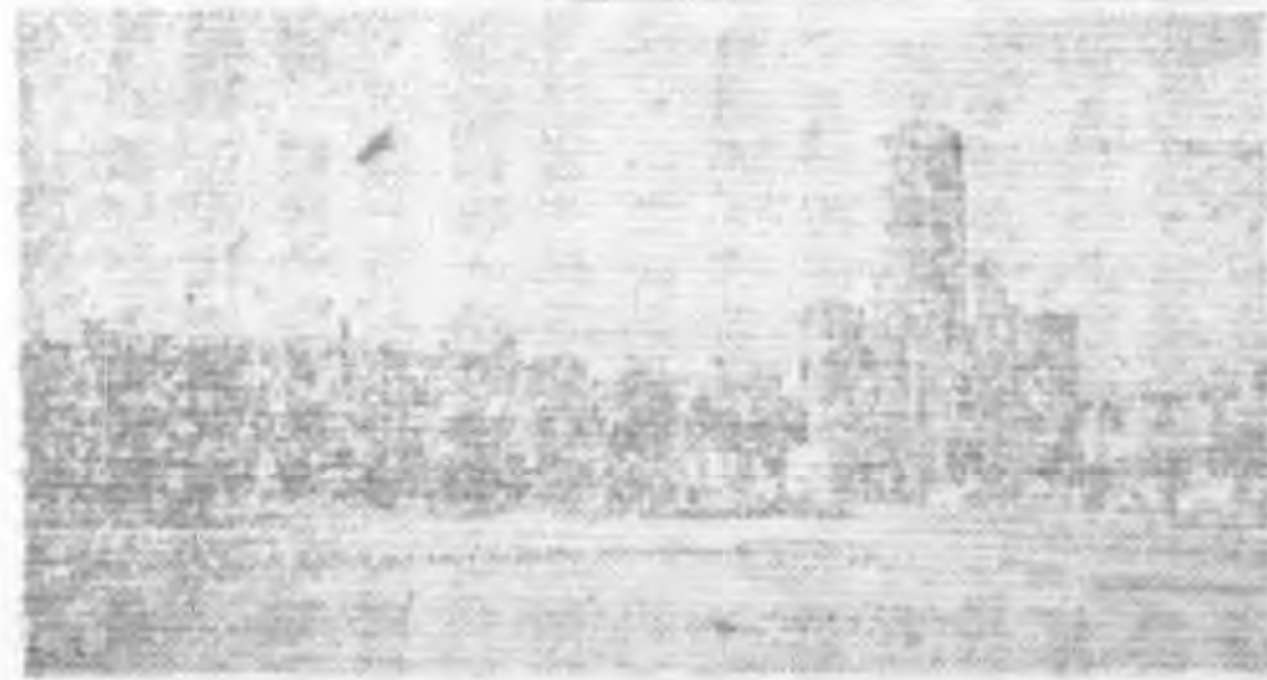


。日人還在我們的口糧上扣去肉食，假若任何一個日人要修練或完成一件新物器時，他們命令我們去做，而且還獎我們出錢買原料。我記得一件特殊的事，日人當局找我們木匠爲他們築造一個旗桿，要我們的泥水匠去油漆，這些原料很貴，而且很難得到，我們拒絕了，我們被迫上了電刑。當解決後，其中有很多人被日人毀壞了，而其他一些完全失蹤。

這些事實，顯示了日人的行爲，和他們的無恥與惡性。他們用可笑的規則壓制我們，但一概不負責任。

前而幾行，不過將集中營內所接編判的事件約略提上一提，但也是混亂無序的，因爲在這二年半中間所發生許許多多的意外事情，既不難理解歸併入一個適當的標題，更不能從頭至尾的一一說明，不過有幾件事却深深的打入每個集中者的心頭，至今我們還時時回憶到過去的種種，尤其是那種不愉快及不舒服的日子，其中使我們不能不回憶到這次的受日軍強迫遷移從上海極西的鐵國路，遷到極東的楊樹浦去。但是我們始終還不明白，這次遷移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可能這樣解釋，也許是日軍計劃之一，務使我們感覺痛苦，而對他們滿足了卑劣的慾望而已。

說全營中集浦初楊



因爲那些經過囚禁二年後的被俘者，惡劣環境的改造而創造驚人的技藝，去使他們獲得人類應得的舒適。那廚房建設起來了，每個儲藏室修好了備用，煤塊也存貯起來，水電也能力的使能得適當的供應，此外，另有足供九百人臨時需用的一口土井也掘了起來，包塊

這地都經分工種植蔬菜，以助配給菜的不足，學校亦建設起來，每種活動差不多都很順利的進行着，幾乎比一個住戶或家庭無一不感受到舒適滿意，即使需要家俱時，即可利用木架搭成，務使人人稱便。誰知道在短短的一張沒有理性告示的壓迫下，不得不全功拋棄，將全部都運入遠在上海的另一極的楊樹浦新集中營去。

在一般日本人做事看來，向來都是起初需要經濟三心二意地變更原來計劃的。但這次的遷移問題，破例的很快成爲事實了。在那些挨殺和巡警們口中，早就說着華中營外遷移的洩息後的一個星期六那天，日本警察官還召集中營內的代表說並無其事。而在第二天就發表命令說：「我們的新集中營在楊樹浦設心醫院，他并且說那邊現在還住着日本軍隊，所以要等他們搬出後才可遷入，這樣足足還有七天功夫可以準備，所以我們預備先派先遣人員遷入，預先佈置，可是這些計劃終成泡影。結果我們與日本軍隊同時遷移，並且連派遺的先遣人員不但被迫減少，而且祇有二天的時候去工作，同時因爲日兵也在遷移的緣故，工作也大受阻礙，本來他們答應借給我們卡車五百輛，並限在三以內將全部器具遷入，但是後來他們將車輛減少半數，同時搬運時間也縮爲二天。

遷移的前一天剛好是星期日，我們聽到非正式的消息：說明天早上將先用五十輛卡車將笨重行李先用運去，但當我們向主管人員詢問時却又竭力否認。可是在這天晚上十一點左右，忽然叫醒我們說：須在明天早晨十點鐘前將笨重行李準備好。結果，徒使那些經過長時期受苦的被囚者，費去整個晚上的時候，急急忙忙的包裝他們的箱袋，拖到行人道上堆好。這幾個例子真可以表現出日本人的一種愛好幸災樂禍的天性，他們對一般無



兒女其者旁彼於立影之攝合者蓋探及者作

事人民，不論婦女或兒童，都是這樣虐待，同樣他們從不對任何問題有確實的答覆，更不能履行他們的諾言，或實踐已定的計劃。費了多久的準備時間，爲了這一「遷移」的事，因爲這是整個集中營的遷移，所有爐灶、廚灶、鐵器、家具設備和九百個集中者一切所需用的東西，均包括在內，同時需要打包搬運上車，建設新營內的建築，此外，每個人還須整理各人的包裹，凡此種種每個集中者均待一日已動手，而經過二年禁囚，並在營中不良待遇之下，經過這樣辛苦工作之後，差不多每個人都已氣盡力竭，可是這次遷移的經過，從頭至尾，日本人除了供給卡車和司機外，絲毫不曾幫助過。更得說明的，我們再三口頭或用文字去反對遷移，並申述充足理由：例如新營房的污穢不潔，且爲日軍之軍事中心，對之該正當爲兒童們傳染流行性痢疾的中心地等語，但是終歸無效，遷移一定得實行。而且軍之所以必需遷移也無非是因爲我們的原來的營地，以前本是一所學校，我覺得這是無誤的，他們真的理由，因以強心醫院的一切設備均經損壞了，現在看我們已經建設完備，有清潔衛生設備的機關路集中營地了。每一個曾經想自動手自己努力並且已經住慣很舒服的地方，一遭要他離去，到新的集中營去，那邊一定是不可形容的污穢，毫無準備，而且即使連畜生也住不慣。

（未完）

### 徵文之二：各地通訊

你隱居在大都市一角，或在一個小城裏，你自己或許很沈默，很少活動，但相信在你的四周一定充滿了運動，天災，饑饉與剛醒的八年來，在你的那個地方多少受到禍害，勝利後你那邊也一定有些變動，請告訴我們：敵人曾經怎樣摧殘同胞，那些附逆者如何卑鄙，受難的同胞在魔鬼手下過着何等痛楚的生活？將你看到的，聽到的，一切哀婉淒絕，一切卑鄙醜態，和一切兇暴殘仁的故事，請你們在二以內生動地告訴我們，由我們來轉告給全中國同胞。

民衆週刊編輯部謹啓

# 上海是誰的天下

蕭羣·石琪·沈寂

上海是個好地方。

好地方每個人想去，好地方每個人都想佔為己有。

於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水蟲兒，誰的勢力最大，也就是誰的天下。

在勝利前，在這漫長的四年歲月中，上海是誰的天下呢？

是日本人的天下，那還用說？他們任意殺害中國人，任意逮捕中國人，擅自搜刮中國人的物資，在他們人類的肉體內，蘊藏着一顆野獸的心，由他們獸心的欲望，做出各種非人性的行為。

然而上海這個地方太使人眩目了，日本人有些屁大不掉，就收羅一羣走狗。

於是上海也成為漢奸的天下。

以中國來管理中國人比較更容易，手段也更親切些，可是他們對自己的事業看得很清楚，做漢奸幹嗎？還不是乘機括一些鈔票。於是種種詭辯敵人，殘害同胞，一切卑鄙醜惡的行為全做了出來。中國抗戰八年，人民死傷千萬，一半的責任應該由他們來負。

惟其上是樹敵的，那些小走狗們便更無忌憚了，舉一個例來說：收另臂膊的人到你店裏來，在櫃台上一撲，嘴裏先說一大泡官話，然而是要錢，他們的口語是：「中國人幫中國人。」

「中國人幫中國人，」馬路上那些巡捕先生見你手上挾着一包東西，（對不起，米也屬於違禁品）就上來把你喚住「啥物事，啥物事，帶違禁品，嚟？你不怕吃官司，好在碰着我，好，媽媽虎虎，中國人幫中國人……」這時候你特把錢送上去，因為他幫了你忙，你也得幫他忙。

偽「中央儲備銀行」濫印鈔票的結果，通貨膨脹。於是大動腦筋，從老太太起，一直到娘姨、車夫。你也囤貨，我也囤貨，拋進拋出，因此上海也成了囤戶的天下。

大家都看要漲，大家都藏貨物，於是物價越來越貴，市面上有價無貨，於是出現一羣單幫客，上海也就成為他們的天下。

單幫客的尅星是黑帽子。黑帽子也有了天下。

有一時期，大學生們覺得寂寞起來，太對不起自己的青春，於是大開「派對」，「派對」之餘，用錢虧空，也囤貨，囤貨需錢，於是做沒本錢生意，到股票市場去。

股票市場，從老太太起，老爺，少爺，少奶奶，小姐，姑少爺，一家老小，你買美亞，我買新光，各執一詞，每夜舉行家庭會議。

於是，上海也是做股票的天下。

鈴一響，馬路上翻起一條繩子，家裏死人也不好走，家裏火燒也不好走。晚上燈火管制，他們用拳頭搥得震天響。上海也是市警團的天下。

那時候，上海或許是你的，他的，和一羣卑鄙無恥的天下。

上海同時是撥款單的天下，本票的天下，黑市的天下……

在勝利前一刻，報上每天警告上海人當心炸彈，一聽得警報聲，每個人急得臉色灰白，上海成了B 29型的天下。

正在惴惴不安的時候，轟隆一聲：「勝利了！」

於是日本變成戰敗國，走狗們縮着頭。

勝利以後，上海是誰的天下呢？

是……是……是……我們且看幾個事實吧。

最初：上海成了「勝利」這兩個字的天下，報章上，馬路廣告上，店家櫺窗上，到處是「勝利」，上海人在這一次抗戰所貢獻的是抗戰結束時喊幾聲：「勝利了，勝利了！」

其次是法幣的天下，你也掉法幣，我也掉法幣。

沒有幾天，天空出現飛機，大家拍手，歡呼，那些記者們一清早趕到大場去，每天去迎接從內地來的人，今天報上寫一段：「我與×××對談記」，明天又來一個「我與×××聚餐記」。每天一記，如有不勝榮幸之至的氣派，上海報紙全是記者的天下。

然而，美國空軍在上海出現了。

一個美國兵走過，一大羣中國人跟在後面。萬人爭看吉普車，有人還老遠的坐了車子趕來看，上海成爲吉普車的天下。

最後美國水兵也來了。馬路上到處可以看見那些穿着白色藍領的制服，把肚子裹得鼓緊的水手，挺着胸，凸着屁股，在馬路上跑；手裏拿着一架照相機，看見舞女也拍，看見叫化子也拍。

幾家開設在靜安寺路，和南京路一帶的商店擁擠了美國兵，酒吧間內，他們喝得醉醺醺的，跌來撞去。

美國人用的是美金票。

上海人覺得可以敵他媽的一票竹槓了。

於是，吃食店標出兩種價格，有二個美國兵喝兩杯啤酒，開出賬單來是一百廿萬偽幣，侍者對美國兵特別歡迎。

三輪車夫一忽兒也身价百倍了，你招呼他時，他把眼珠斜過來，看你一眼，「阿拉等美國人。」你氣死也沒用，跳死也沒用，上海人大家嘆着坐不起車子。

各大馬路上，有一些穿着不三不四西服的青年，一手一疊女人照片——裏面有李麗華、李香蘭。一手一疊各大酒吧間或祕密窟的照片，指指這一個，指指那個，美國人有些領悟，於是跟着他走，於是他得到五塊或十塊美金。

販報的人大都改了行，手裏拿着一個匣子，裏面放着一些沒有人要的東西，趕在美國兵前面，追著賣。

那些古董店生意大好。舉一個例來說：有一個美國西走過新德茂，看見櫥窗上掛着一件壽衣，大感興趣，走進去買，但進門口一看見棺材，立刻退了出來。於是新德茂老闆靈機一動，連夜將棺材搬去，於是店內的壽衣售賣一空。

國際飯店的住客全趕出來，讓給美國人住。於是上海人都趕到國際門口去圍牆看。

或許那些美國兵覺得我們中國人太討厭了？在門口攔起一條繩子來。而中國人還是愛看。

你看？好，於是發生了一件不幹於報章的小事：×月×日，一個穿西裝的青年抬起頭在望，忽然背後一輛吉普車開來，將青年撞倒。

當然這僅是一件小事而已。或許就因爲這件小事的原故罷。南京路一帶竟不許中國人坐車經過了（汽車的例外）

理由是：「只有美國人可以通過。」

後來，連美國人，要是不坐汽車也不許通過。

這是說：祇有坐得起汽車的人可以通行。

現在，這段禁線移長了。

於是，上海人都大兜圈子。有些怨言了。

且說到這裏爲止。

我們來一個結論：勝利後，各商店，各餐館都歡迎美國人，三輪車夫祇肯陪美國人。南京路也祇有美國人可以走。到處是美金票，到處是：……你自己說罷：上海是誰的天下！

# 民衆週刊

## 第二期目錄

- 一週間
- 我是一和平軍
- 壯烈犧牲的蔡團長
- 我來自西藏(上)
- 張善琨通敵罪行
- 他們被開除了
- 我在俘虜營
- 爲生活而罷工
- 中國飛機製造廠
- 從天而降

## 第三期目錄

- 一週間
- 來自華北
- 盟軍在天津詳記
- 我的教育生活
- 我來自西藏(下)
- 暹羅大屠殺
- 四行孤軍從囚禁到自由
- 「西風相」未死

# 從談內地說起 書稿

勝利了，很多人從內地來到上海，所謂「內地」是指的什麼地方呢？研究中國地理的人也找不出一個界說，據我想在上海人的腦子裏也或者是指的重慶，再擴大一點也不過是指的川滇桂黔，他們還沒有想到大西北，因為飛來上海的內地人，不外是來自重慶柳州或芷江等地，接觸談話間就將西南當作內地，西北當作內地的邊陲。中共在陝甘堅強據點用不到談了，那裏有另一套的文化制度，生活方式；重慶新開界會訪問過延安，將那一個世界裏的一些現象，介紹給上海人所稱做的內地人知道，但是上海對那裏不甚多知，我想將重慶各報關於延安的記載，在上海編印出來，一定是上海人很高興看的，好奇是人類生活中生存以外的最大一衝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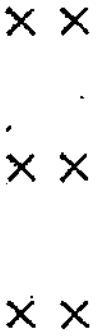
陝甘邊區以外，那邊還有很多的中國土地，中國人民，那裏也有報紙，也有學校，也有雄偉的抗戰力量，傅作義的奮戰綏西，閻錫山的死不離誓，胡宗南的守住瀘關，以及十八路軍的發祥於陝北，實天鐵路西段的酒泉油礦的開發，寶雞附近工商業的繁盛，皋蘭毛織品的改良，新疆政局的遷變，這一些在上海人的腦子裏是很模糊的，就是我們久住在西南後方的人，對西北的情形也有一些隔膜，去過西北的人，也不容易完全瞭解西北，如單硬以西南代表了內地，那太不妥當了。中國太大了，住在內地十年八年的人也不易瞭解內地，何況在敵偽控制下的上海同胞，他們對內地的一切情形不甚清楚，是意想中事，可是他們對內地非常感覺興趣，於是他們就不得不藉教於「內地通」了。「通」大哥們轉萬里回來以後，以戰勝之姿態與心理就大顯其「通」了，不通呢？讀者自讀，聽者自聽，我們上海人是喜歡談熱熱鬧的，過五關斬六將，大吹法螺，聽由尊便。在我們談到眉飛色舞時，我們上海人豈目咋舌就來他一個「酸葡萄的抵抗」——「兄弟這些年在本市作地下工作。」

八年中上海與內地的隔絕，光復以後，在很多場合裏，很明顯的看出一些差異，這些差異是令人不愉快的，「吾土吾民」，時間稍久就可淹沒，似乎用不到我們擔心。重要的是我們萬不可「冒通」——「貪功」——「掩飾」——「虛偽」，那我一切都釋然了，如果不通就不冒充通的，無功還不貪天之功，錯誤也承認錯誤，更暗中加上一點私心，捧己貶人，那就更難為情了。因此我已經想定了，假如有入問我內地情形怎樣？我就說，「我有一小部份知道，」大部分不知道。」他再問內地是真是壞呢？我就說，「有好也有壞一絕不故意歪曲事實，造謠中傷，胡吹亂捧，起碼人家還認為這小子講點「公道」，不然亂談胡扯，自捧貶人，於心有愧；再加上技術低劣，露出馬脚，那就更可憐了，啊！我想起來了，前些年有些以編魯迅起家的文藝作家，他們的詭計，是使魯迅與之為敵，以增加自己的身價，魯迅會上過他們的當，人與狗罵，狗是光榮的，某小官曾驕傲的說，「委員長會親口罵過我三聲王八蛋。」這個故事在內地傳說的很普遍，這是我知道的內地的故事。

下面寫着「建設新中國」這是勝利的進行中，令人驚愕，也令人深思的「哥，當遊行隊伍經過小什字時，千萬人擁擠的擁擠吸引而仰視天空，正有七架銀鳥飛成一個太V字的陣形，地面上立刻發出了與天航機聲共鳴的嗚呼聲，一團團五色的紙片，由機身放出，飄飄蕩蕩的落下來，從民族路到精神堡壘，這一帶接得水洩不通，許多攝影人員，佔據了警察的崗位，不時的拍照着，把這千載難逢的情景留下來作為永垂不朽的紀念。

次日整個的白天，街道上是一組組整齊醒獅的隊伍，更有各商會組織的滑稽化裝表演隊，幾個人抬着一頂橋，內步行着一位奇裝異服的新娘，前面走着的是新郎，彼此作着怪臉，有的幾十人抬着一個戲台，上面在演唱着滑稽的川劇，晚七時餘，火炬遊行開始，隊伍的前面是各國體別用心裁糊製的紅燈，光怪陸離，引人注目，後面是各機關代表和市民隊，每人手執火炬一把，呼喊聲狂笑着，隨了隊伍前進，到處商店的門前，忙着燃放起鞭炮，迎接這帶來光明的隊伍。天空中顯出許多V字的光條，探照燈由四方射來，一時散開，白色的強光照徹了太空和地面，照明輝煌下降，下降，遊行隊伍的燈籠，火把高高舉起，笑聲，歌聲，喝彩聲，鞭炮聲，歡呼和高空中的機聲相合唱，空中的彈光與地上的燈光火光相映照，造成了歡騰極點，光明十分的新天地，每個人的笑臉上都好像在說着「世界和平了，人類自由了！前面就是光明！光明！」

(完)



# 湘西大鏖戰

(續)

## 陸軍第一二二師三六三團戰鬥詳報

一夜平靜無事，黑暗在憐憫中過去，天又慢慢亮起來了。

田野披着一層輕薄的霧紗，膝上凝滿了露水，天幕慢慢由灰藍而逐漸開朗起來，霧散開了，太陽偷偷露出來。

從小坂埠上望過去，我們可以看出敵兵的主力營據在許家冲以西。營區一帶，不時有幾個敵人在灌木叢中穿梭着，我們的第三營駐紮在石巷以北高地，第二營則在千家圩東北高地，而敵人剛好形成一種鉗形態勢。

在花石口的團指揮所在清晨接到師長的命令，電文為：

廣齊即電悉我團正在羅家祠攻擊敵人，已電令設法迂迴。

(一) 兄可用張樹仁營包圍攻擊。

(二) 陶團即可到登上橋，本師指揮所現在此。

我們的團長接得命令後，於是作着下面的措置。

- 一、着該營連與陳光武營之第三連切實連絡。
- 二、該營對雷祖嶺通高沙市之要道轉頭橋高地附近諸高地嚴密監視。

十時四十分三六二團之張原坤營於千家圩報告：

- 一、聯營在謝營後(于家圩一帶)停止向東北方向警戒。
- 二、職營率團長陶轉率師長朱命令着該營歸三六三團團長指揮，今後任務與行動指示。

團長對於這一營的處置是這樣的，今該營連派兵一連，從右翼包圍敵人，師趙營長指揮，俾能有更緊要之連繫，其他的則儘速趕到花石橋圍攻指揮所集結待命。

戰鬥又開始了，敵人在許家冲以西雷祖嶺一帶連夜趕築成工事，看他

們的情形似乎有預備等待後援的模樣，首先我們派了西營弟兄作鉗形攻擊，我們的部隊裏帶着四尊迫擊炮，於是猛烈的砲聲震天憾地響起來，樹葉子嘩啦啦嘩啦啦也仗着瘋狂的舞蹈，弟兄們衝上前去，又退下去，確像一層霧從泥土上翻起來，人們都變得瘋狂了，嘶喊着，奔竄着，破黃的氣息瀰漫在山崗間，這時我們心中沒有別的想法，事業榮譽都遠去了，我們心地裏祇有一個願望，打擊敵人！一直等他們從我們的國土裏全都退出去！

到下午七點多鐘，炮火開始變得稀微起來，敵人傷亡的數目相當可觀，總數在三百名以上，敵軍官山田大尉也陣亡了，瞧我們的俘獲物：迫擊砲四門，步槍十一枝，刺刀十三把，子彈七百餘發，防毒面具九個，地圖一束，日本旗三面，馬一匹，雨衣九件，還有很多很多。

有許多敵人滑腳墮了，剩下的，據守着石巖洞，還想頑抗，但事實上雷祖嶺已經完全被包圍，敵人成爲壘中之醜了。

苦戰過後，在防地上我們吃着從後方帶來的罐頭食物，晚餐吃得似乎比平常更有滋味，我們都爲這次的勝利感着欣喜，天上有無數星星探出頭來，連牠們也似乎向我們微笑呢！

夜在平靜中過去。

五月九日，那是戰鬥的第三天，天氣依然非常晴朗，湘西的山崗也變得更美更重起來了。

雷祖嶺左翼我全部與敵對峙，右翼一角爲我佔領，右前方石塘一帶依舊有少數敵人不時向我們作着零星的射擊，但聽其來似乎像打鼾聲似地。

團長看到這種膠着態勢，於是決定：

- 一、命第三營須確與敵保持態勢，並與第一、二營取得連絡。
- 二、命第二營之第六連由雷祖嶺東端向敵夾擊，以第五連監視敵人。
- 三、命第一營之第三連於拂曉前攻佔廟山界，後以火力支援第六連之攻擊，營主力仍位置楊家嶺，繼續向東警戒。
- 四、命三六二團配屬之連及我第五連截擊收退之敵。
- 五、命師配屬之山砲二門及團戰防砲迫擊砲于七時許進入陣地，八時卅分行殲滅射擊。

在雷祖嶺被圍的敵人約有百來個，他們憑藉着石礮還希圖掙扎，敵人的鬥志相當頑強，雖然經我們三個連不斷地襲擊，但還死守不放，戰鬥從一清早開始眼看着太陽浮到正空中了。於是太陽又往西移了，但還沒從膠着狀態中解放出來，團長顯然有點光火了，一蹶的，看你鬼子好大的本領？「不給一點顏色看看是不行的，團長親自到第一線去指揮，山砲與迫擊砲作起激烈的共鳴，熾熱的火球像雨點似地朝對方播過去，果然不到一會，雷祖嶺終於完全為我們攻陷了。

我們都暗暗稱讚着團長的英勇，他為我們帶來無限鼓舞，他的影子在前線出現，於是我們更奮不顧身賣起力來了。

這一仗的結果，敵人幾乎完全給打垮了，我們生擒了一名敵下士官見者生，還有三名兵士，敵人死傷至少在百數以上，看情形，能够生還的至多還有十來個，他們藉着黑暗不曉得偷偷藏到那裏山坳裏去了。

用不着說，我們又俘獲了一大堆戰利品，讓我開一張單子：迫砲三門，輕機槍三挺，彈夾五十個，裝彈機五個，步槍二十枝，刺刀三十餘把，子彈五千粒，戰刀五把，防毒面具六十個，輕盔三十個，雨衣九十九件；還有，我不說了，你聽了覺得我是報賬，這兩天我們着實發了一筆意外豐利的財，弟兄們正愁着落雨天沒衣服擋雨，現在可用不着再擔心了。

我們希望明天能有更多更多戰利品。

第四天，我們僅作着局部掃蕩戰，想不到昨晚打剩潛藏起來的敵人，

還想倖倖一逞，他們也委實太有點不自量了，剿清這十來個人是再也容易不過的事，我們細心地掃蕩着，一個個都給他結果了。

雷祖嶺的戰鬥至此告終，敵人事先大概怎麼也沒想到會敗得如此田地，我們簡直給他個片甲不留，敵人都死得乾乾淨淨。

雷祖嶺在陽光下是顯得更為悲鬱了，那批遠方的孤魂將永遠在異鄉的土地上馳遊着，設想在月白風清之夜，也會哀慟嗚咽吧，但你們怨誰呢？是你們那批贖武的軍閥給你們害了，你們在那些一大東亞戰爭「美好詞令」之下是這麼無緣無故地被犧牲了。

五月十日，白天在閒散慵懶中靜悄悄滑過了。

二十三時許，奉師長辰灰長先電令：

- 一、江口之敵今日撤退，我四方面軍正追擊中。十八軍之一部已到達橫板橋黃橋附近。
  - 二、師即由高沙市攻擊前進迅速佔領之。
  - 三、着三六一團即沿光遠向兩路口高沙市搜索攻擊前進而佔領之，對西河口花園方向行嚴密搜索警戒。
  - 四、三六二團即沿灣頭橋向兩路口集結待命並與三六一團連繫，以一部於水南橋附近向兩路口花園方向嚴密搜索警戒。
  - 五、着三六三團於灰日蘭清當面阻擊後，即沿灣頭橋向湖泥坑樂善橋集結待命，亦應向花園方向嚴密警戒。
  - 六、指揮所即向太平橋推進。
- 不多一會又接着師長辰灰中第二號電令：
- 一、高沙市兩岸有敵四千人。
  - 二、舞陽兩團刻正於九朝岩龍家冲之線激戰中。
  - 三、貴州應星夜前進，明拂曉至少須有兩個連抵達兩路口南側地區準備抵禦敵之攻擊。
  - 四、師路現在兩路口西南西北兩華里處。

命令火急地送下，於是經過一整個日的閒暇，我們現在工作又緊張起來了。



這樣我們於十一日一時開始由花石口出發，天黑得利害，什麼也看不見，這真是一次艱巨的行軍，我們時常爲那叢生的棘叢刺得痛楚地叫起來，但我們依然努力加快腳步，我們想在天亮以前抵達指定地區。

五月十一日，出乎意外地，前線無戰事，我們伏在田野裏打著盹，有兩三隻蜜蜂嗡嗡地在耳旁繞過，大地上充滿着一片安詳和平。

但第二天，戰火又起了，事前我們接獲師長的電令。

一、高沙市附近之敵已向東南潰退，我三六二團在杉柱岑附近與敵激戰中，我第五師部隊仍在荊竹舖地區與敵戰鬥。

二、團奉師長命令分別派隊追擊於冷水橋及三元橋附近倒擊敵人，接應我三六一團及第五師戰鬥。

三、第一營即經碎砂橋沿無名河西岸向冷水鋪搜索前進，截擊敵之側背並與三六二團切取連絡。

四、第二營第一連即經桐木塘三元橋附近進截擊敵人行動中，須對左側特別注意警戒，並與第五師部隊確取連絡。

五、第二營留置之一連應以一部佔領茅嶺高地向北向東警戒，主力位置黃毛嶺竊家嶺間，該連歸團直接指揮。

六、其餘各部仍在原位置自行警戒，以防敵竄擾。

上次在雷祖嶺給我們擊潰的敵人，約莫有十來名繼續在竊家嶺南竄動，我們拿一排兵去包圍，我們要求他們投降，但敵人似乎很頑強，執拗地抵抗着，我們已經做了應做的事，沒法祇得將熾烈的炮火放散出來，敵人是自己找死，不一會功夫，就完全將他們解決了。

我們當然又得了不少俘獲品，事後我們檢查，敵方延幾大郎代大隊長及山野少尉也在這次戰事中給擊斃了。

十三日戰鬥依然熾烈。團長命令。

一、敗退之敵刻在茶舖子附近與第五師部隊戰鬥中。

二、團以側擊敵人奪取俘獲之目的以主力集結七里村長田嶺邊塘地區，一部沿藕沖進出於連魚渡打擊敵人。

三、第一營即本七項目的向連魚渡搜索前進。

四、第二營即向藕沖長田嶺間集結待命與第一營確取連絡并向東南警戒。

五、第三營即「七連」在長田嶺枯塘間集結并向東北警戒。

六、余在長田嶺邊塘間指揮所。

今天天一亮，七里村風神寨間就有敵人同我們開起火來，他們大約有四百人模樣，戰鬥相當激烈，一直到下午我們的第一營還與敵人對峙中，傍晚的時候，羅泉山附近另有敵人二百餘與我們第五師戰鬥，我們這一團以第一連之一部向七里村敵攻擊，其第一連之第二排則向風神寨敵炮兵陣地奇襲，該排到達山頂後，敵人由四面八方包圍上來，雖然部下的士兵們不斷地突圍衝擊，但畢竟因爲衆寡懸殊關係，有不少親愛的士兵終於在危難情勢下壯烈犧牲了。

入晚我們的援軍到了，敵人有掩護主力撤退模樣。

五月十四日，七里村風神寨間再度展開戰鬥起來。

殘敵六百餘仍佔領羅泉山七里村及風神寨附近，他們或許還想作最後一次頑抗，但這種計劃也終於爲我們粉碎了。

昨天與敵人對峙的第一營仍確保風神寨陣地。今天早上，爲着打開僵局，我們特地派第一連弟兄配置重機槍一排對七里村風神寨攻擊前進，并以一排向風神寨敵炮兵陣地攻擊，另一方面，我們還以第二連配屬重機槍，一排佔領七里村東南高地。（黑毛嶺）第三連及營指揮所位置於七里村西南高地，日來戰鬥甚爲激烈。兩方面都拚着命死救，你衝上去，我退下來，我衝上去，你再退下來，但最後憑着我們頑強不屈的鬥志，十六時許七里村風神寨終於被我們佔領了。

被擊退的敵人朝高沙市方面狼狽敗竄而去。

這一次戰役照例我們俘獲了大批戰利品。我們還得着無線電機一部，另外敵人作戰命令也被我們尋獲了。

壯烈的湘西大會戰至此告一個段落，我們完全勝利了，敵人的影子也慢慢踏得遠了，但我們的任務並沒完結，這祇是抗戰過程中一個階段，我們祇休息一會，我們已經在預備下次作戰了。我們將要永遠打擊敵人，一直等到敵人完全放下武器爲止。

（全文完）

# 有着「法西斯細菌」的人們

鍾子芒

有些先生們聽到了「民主」兩個字便搖頭。他們說：「甚麼「民主」，這是共產黨發明

的，這太左傾了。」

其實他們並不了解民主，但卻死心塌地的反對這兩個字兒，雖然他們說起希特勒來頗有些「忿然」不過也接着會說：「……但希特勒是英雄好漢，他的主張也不錯。」

這些人們是這有「法西斯細菌」的，欣賞墨索里尼被鞭撻倒懸的照片時，他們會把手拍得拍鼻子說：「這太殘酷了……」而其中的一激烈派一者說，又是受了蘇聯軍隊的主使。

確實的，他們的「嗅覺」是太靈了。一回，吃好了飯，大家都坐着談天，一談談得熟了，便想去看電影，我恰巧當天看過「柏林會師」於是隨意的說。

「柏林會師不錯，而且都是戰場上拍取的，比甚麼埃洛弗林的武俠片，有意思得多……」

剪接方面也極美，可見蘇聯片較前進步多多了……」

要去有電影的那位朋友還未回答我的話，而一位有「嗅覺」的朋友朝着我臉上聲勢汹汹的說。

「你是不是拿了津貼？說蘇聯片子好，他們最憤的是誇大，宣傳，這些片子好在那裏？有些恐怕，就是在攝影場拍起來，故意加油加醬的吧！」

這後面的幾句話，似乎表示他頗有「常識」更是一個知悉內幕的人，然而可憐，他僅是猜測而已，但我不能說這是蘇聯一百多個攝影記者的心血結晶，因為我沒有氣力和這位「先知先覺」的人辯論，而我是聽了這話之後，早便閉了，他這種說法確是「敏感」，然而這種「敏感」

每每是熱意的辯論，好像一隻狼狗鼻子在嗅着我的面頰，我不覺有些惶恐，孟浪不該那樣「言論自由」的說了幾句話，而居然被目為「左」了

起來，真是一不勝榮幸一得很，同時還沾了「命」虛布一津貼的「美譽」，在這些人們看來，太左的人是多矣，連我這種小民也被拉在內。

可是這是我們的「鬥爭」，而時時不忘記他們的「立場」，而這「立場」是模稜得很，好像除了是反對「太左的人是不好的」之外，其他的事並不攸。

奇怪的是他們公然出現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勝利之後，而也存在于國共積極努力團結之中。

他們是渣滓，可是他們不會承認，好像整個的中國是他們挽救，缺了他們，似乎「不堪設想」。

而且對於糾正他人的「錯誤」也是，「偉大的工作」之一，正如盧贊先生在他寫的「副刊編輯與寫稿先生」中說的一樣，有些刊物報紙的主筆老爺們，也是這種「嗅」的，引幾句書式庚的話，紅墨水筆橫了去，說蘇聯作家的待遇好，紅墨水筆橫了去，看見了「民主」「統一」字樣，也覺得有些「左」的氣息，馬上刪掉，最好笑的是有次某報刊載一篇關於東北作家的文章，那是紀念「九一八」事變之後幾個逃亡而提起正義之筆的作家，但第二天登出來後，主筆先生實難那

個副刊編輯了，「這些甚麼黨軍，黨軍都是共產黨，登了做甚麼！」

據說那位主筆先生的意思，即使今日東北是「滿洲國」也不妨，有了溥儀「皇帝」也是種「國粹」的歸屬，但這些「左」的作家似乎「不可救」。

或許，也因了「同行相妒」之故，於是拚命的反對了，他們的工作便是反對到底，他們在抗戰時期，覺得這種「反對到底」較之抗戰到底還重要！而現在他是像雷達擴充他的「勢力範圍」，在他們的視網內，不容許他人存在，而自己伏着法內斯細菌，而自己也沒有覺得。

要說他們真的有些甚麼政治背景，政治主張嗎？也沒有，他們不研究政治，不研究社會科學，不研究文學，然而偏要談政治，談文學，談社會科學。

他們或許表面上真是英雄，但他們的血液中被流着包圍了「法西斯細菌」血液的人，還有些專制思想的遺毒，這是有背於蔣主席所時時囑咐叮囑着的民主運動的展開。

對於理財，他們是一手的，會懂得怎樣運用他們的子段撈和，但，這誰也沒有敢阻止他們，而鬼也不知道，不過，他們要做做有學問的樣子，而這些學問便是排除異己，若是讓他們騰下去，則中國路上建國的大道也難。

本來這好是真正的「殺不可救」，於有着「法西斯細菌」的人們看來！則如聽「賴氏爾」之流槍斃一樣，心上又有些難過的了！他們是昨日也覺得要維持「大國民風度」，那當然心裏也想到「寬容」的帽子下，他們又鬼鬼祟祟的活動，而這也真可怕，他們會貪污的向漢奸攬起他們的慾求，在那種時候，他們的一副尊容又不知是甚麼樣子。

文又不文，武又不武，卡片的頭銜又或許是「大堆」，他們像渣滓一樣的浮動，但顯這是他們最後的一次浮動吧！

……

……

……

……

……



# 今日的北平

李 龍

八月十號晨間，從重慶中央電台播送出勝利的消息，十一號早上就傳遍了北平，然而沒有人敢大聲高呼，也沒有人敢有所表示，因為偽政府辦的華北新報仍載滿了日本在太平洋所謂捷報，人們一時仍忘不了日本憲兵隊的殘忍與強暴，所以在那時候人們仍存着戒心不耐地等待着，勝利消息正式公佈！

十二號一早跑到街上去，看見街上日本軍憲機關初是站着衛兵，可是街頭却比平常要涼靜得多。人們互相警戒的說：「小心點啊，不要在還光明來的前夕，叫瘋狗咬上一口！」所以沒事的人都靜靜的呆在家裏，門鈴或是電話鈴的一響，跟着就是勝利消息的話和一些非正式的消息的報到，十二號的一早，在街頭報板的周圍，都圍滿了民衆搶讀當日的報紙，一向報紙上所有的新聞依然是日本各戰場及太平洋海面上的赫赫戰果。十三號一早就在當地唯一的華北新報的第一版的醒目的地方的新聞則是日本華北最高指揮官下村的佈告，佈告的要點則爲，聽說近來北平巷間謠傳日本無條件投降於聯合國的消息，這完全可說是侮辱皇軍的舉動，若是有人膽敢再散佈這種謠言，則日本軍事當局絕將以軍法從事……等語。於是北平人祇好萬分忍耐的等待着。十五號，日本皇帝向日本軍民廣播日本無條件投降於聯合國，當天下午二時，當地立即將全文譯成中文，在爲北平廣播電台放送了出來，當天下午青天白日

滿地紅的國旗就又飄揚在北平的天空！在每一個人家門口，人們跳了起來，高聲呼喊着勝利和蔣主席萬歲。相反的不少日本人則都躲了起來，不敢出頭。然而日本軍人仍是強暴的很。記得十六號早上，一個人力車夫拒絕一個日本軍人乘車，而被刺刀刺死，誰敢做聲？別忘了當時人家手裏還抱着槍，拿着刀，和成羣武裝的軍人，一個熱心愛國的人力車夫，就遭到了這種命運。

在盟國蘇俄未對日宣戰以前，北平的物價是步步的高升，蘇俄一宣戰，物價更來了一次三級跳，投機的商人們，想盡了各種的方法弄到錢買貨，買金銀。當時借錢的利息高到三十幾分，而金銀市價則到四十幾分，他們這些投機商人就在短時間內，向銀行借到大批現款買進大批的棉花、西藥、食糧、五金……而一盤算得：「勝利了了」，從十一號起東西就一落千丈，沒有人要了。十五號當地電台正式宣佈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物資跌得更慘，萬民慶幸更生，而投機的暴發戶們和那些附帶囤積的偽政府高級官吏都垂了頭，金價從五十萬跌到廿萬（聯銀）大隔布一疋落到一萬五千元，白麵從三百五十元跌到五十元，消治龍從八千元一支，跌到九百五十元，大高藥香烟從一百五十元一盒跌到一百元兩盒，女皮鞋從七千元跌到七八百元一雙，遍地都是另售褲子五光十色，什麼都有，一過賣貨聲，投機商人拚命找錢還債，可是沒有人買，因而自殺者也大

有人在，在天橋上吊的人有十來個；不少大商店經理立刻變成赤貨，他們從前逼死人，現在別人逼死你，正像聖經上說的：「你拿什麼尺量人，上帝拿什麼尺量你。」

隨着勝利消息，新出版的報紙就如同雨後的春筍一般，其中以前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及前清華大學教授俞平伯所辦的「正報」最爲出色，言論正確，副刊精彩，天津的「益世報」也在北平復刊，聽說是天主教教後的後盾。文藝版很多是抄襲的。其他如「天津晚報」、「商業日報」，「明報」，「實報」等，消息全都一樣。西文報紙則祇有北京實事日報一種（*Peking Chronicle*）日文報紙東亞新報仍照常刊發，且附時有假借中國人名義而發表之時感一類的東西，接受中文報紙之攻擊，有一個報紙附帶出週刊一種，其他雜誌則並沒有看見，而翻版蔣主席所寫「中國之命運」，則售者很多，購者甚夥，一本售至三百元，照當時物價說，可謂不賤，而購者異常之多，幾每家一本。至於學校方面，到九月初仍照舊上課，而偽北京大學開學後一月因無經費故又停課，各偽機關及銀行也照常辦公，相當鎮靜，靜候中央命令與裁判，唯日本一些機關則將物資分給職員，據說開發公司汽車與三輪車均增與汽車夫，各日本機關公用物也都搬之二空，人們一時名之爲發「勝利財」十五號起，日本居民間大起騷動，均將衣物，無線電，留聲機，竹器以爲棄之價

格與北之打鼓者。日本男女都改爲中裝，女人穿旗袍，男人穿中國式之小褂大褂。各日本人之住宅，商店，機關，也自動的掛起青天白日旗，跟着倉庫被查封，物資之多，光食糧一項足够全北平民九年多之用，大國戶標來在這兒！可是很奇怪的日本軍用卡車，自十五號起在城外來往運東西，「市虎傷人」之舉日有數起，而日本軍用卡車這樣東西的運東西，簡直叫人莫明其妙，於是人們就說：「啊！日本陰謀！」事實告訴我們的是在市郊飛機場，飛機往往在夜上燒毀了，汽油都倒了，他們不願意物資落到我們手裏，這是事實。

接收的國軍什麼時來？每一個人這樣問街頭的五十牌樓都高掛起來，標語到處都是，市民、學生瘋狂了似的，男學生拿了國旗，女學生拿了鮮花，一次二次三次……的耐煩的老遠跑出城外，到市郊去歡迎中央空挺部隊，歡迎中央空挺部隊的卡車每天早上都在新安門裏排成一列的行列，每天在等人們說：「怎麼中央空挺部隊還不來？」人們互慰的說：「快來了，快來了，毛澤東先生不是已經到重慶了嗎？國共談判一有眉目，國軍就可以來了。」在這個時期市內的治安則由當地偽警察局，憲兵隊及日本軍人維持，幾次八路軍攻城都先遣軍（司令爲門致中）及日本軍隊拒絕而開火，結果城內什麼事都沒有，祇是每晚過十時就戒嚴，同時因爲關城門關係而費了小菜。

於十月四日，美國空軍及海軍陸戰隊於熱烈歡迎中抵平。不久九十兩軍精銳部隊也從天而降，熱烈歡迎情形當然够轟動的，北平這多年來在

苦難中掙扎，現在畢竟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一下了。

總之，戰爭是完了，這該是奮鬥起點的時候，中國現在沒人還要戰爭，八年已經很够，看看吧！華北的同胞都快窮死餓死了。

同胞們我們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國人，不該分「重慶人」「華北人」「華中人」「東北人」除去少數的喪心病狂的通敵者外，都是好國民，你請看，在重慶的人不過是淪陷區同胞的父母，兄弟，姊妹，戰爭因爲種種關係分開，現在戰爭是完了，又都要回到家裏來，我們本來是一家人，爲什麼我們要分開呢？

讓我再說一句淪陷區的人民都要窮死餓死了，賢明的當局，請教教你們善良的民衆吧！

### 座右錄

市政府廿九日九時半在市府大禮堂舉行紀念週會到市府全體高級職員及各局處科專員以上人員百餘人，由市長錢大鈞領導行禮如儀後即致詞，大意謂：各位同志：最近本府奉到委座電令：一以據報告平津人及本市等地接收人員生活奢侈，并有少數份子以辦事處名義強佔民房，招搖撞騙，委座極爲震怒，囑令嚴飭所屬。(一)嚴肅生活；(二)嚴禁賭博；(三)凡有強佔民房招搖勒索情事，須由市政當局負責查明，一面取締。一面電報本委員長，不得徇私隱瞞等情，故今後本市無論文武公務員及士兵長一律不得犯禁，其奢侈宴安等事，併予嚴禁，語多最勉，至十一時禮成散會。

## 民衆週刊

第一卷 第四期

版權所有

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每冊國幣六十五元  
零售 外埠郵費另加

編輯兼發行者

民衆出版社

社址 南京路永安新廈三樓  
電話 上海郵政信箱三三〇號  
電話 九八三四三 九八三四四

總代發行

中國文化書報社

上海南京路永安新大廈三樓

總經理

國際書報社

△每逢星期四出版△

中央宣傳部登記呈請中  
上海特別市黨部備案中